

D39191
F11

衡陽菜園

述 覺 先 志



版出社版供化文時載

陽突圍目次

保衛衡陽的前夕	陳南水（一）
衡陽保衛戰	劉藻（四）
衡陽圍城記	（七）
方先覺將軍的最後會晤	拉迪克（一〇）
在衡陽上空	朱民威（一四）
苦鬥的神鷹	劉毅夫（二〇）
反攻衡陽隨軍記	懷特（二三）
衡陽歸時隨地	敏之（二七）
揭破衡陽的奸謀	戈衍棟（三一）

死守

名將錄

(三四)

向方軍

呼

(三八)

衡陽突圍

保衛衡陽的前夕

五月底，湘江上輕暖的和風，輕輕地帶來了南國的煩熱和乾燥，鬱悶的季節，使處於生活激流中的人們，感到一種低熱般的難耐。下旬，入晚有大好的月色，可是，警報便嗚嗚的叫起來，像是一聲警人的狂號，給人帶來了一些不安。

廿九日各報用特大號字，標載着新牆河的戰訊，人們相見時，互相的詢問，或是交換一個關切的眼色，對於敵寇這一個攻勢指向，誰都存着一個假設的警戒。

進入六月，市當局說：衡陽要做到百分之日的戰時狀態。

市政府於六月二日頒布了「戰時令」，規定各娛樂公共場所均應停止營業；青年會電影院首先「因電機損壞」，宣告停演，其他各戲院也都相繼關了門。

專為招待盟友而設的衡運社，工程進行得很迅速，適於疏散聲中開幕。那裏面跳舞廳、酒吧間……應有盡有，每晚盟邦人士薈萃一堂，真是說不出的熱鬧。

湖北戰局緊張，疏散屬於必要，六月初，疏散便成了全市人士的中心工作。

在衡市，隨時隨地可以看到大批國產的貨物。當局一要疏散，問題就來了；爲了這事，市商會大宴有關機關長官，好容易才商妥了疏散辦法，市商會填發疏散證，據說百分之四十物資已開始在

移動。同時稅務局更及時地撤銷了貨運登記和檢查。

各機關團體存有物資的，先已疏散，餘下的職工們，也做了疏散準備。最幸福的自然是金融專賣稅務和交通機關，每人可得到六千元至一萬元的疏散費，家眷沿途食宿，還有點津貼。規定辦法是由機關指定地點後，家屬先坐專車（有的定買車票「站」火車的）疏散，一般次序還算良好。最可憐的是一些窮機關，沒有疏散費可發，硬著頭皮苦幹下去。

戰局吃急，銀根緊縮，這是一定的道理。本來在五月中旬，各銀行「頭寸」就很短缺，市面就已呈現呆滯，現在自然更要緊握現鈔，一切貸放均告停止。所以有「支票滿街飛，現鈔看不到」的現象。有些旅客更有持着匯票，等上二三日尚無法兌現的，欲留不得，欲去不能，真是相當困苦。

可是，米價不用操心。上漲到三千元一担了，自然地回跌到了二千元；美金一時也跌到每元折合國幣一百六十元的數額，其餘除黃金價格尚算穩定外，所有物價，均普遍下跌，而尚無人聞津。

發動慰勞運動，原定慰勞金額一百萬元，經過組織一位特派員的「督察」，又增到五百萬元。

長沙青年分團在戰地服務工作的努力，激動了衡市青年，他們自動要求組織，要求戰鬥，因而衡市分團開始劃分，編隊，有一個戰地服務隊，已經出發了。

在疏散中，有兩個問題，爭引起小小的爭執，那就是公務員的留職停薪和救濟院難童的解散問題。她們說：「這樣事，我們很氣憤」，一說起來，不免牽涉到男女平等問題；但是機關本身的困難，誰也不是沒有。至於難童們，他們解散後，走到各救濟院裏，請求輿論界主持公道，經過各報的呼籲，市當局對他們有了一個解決，事實上他們假使得不到收容，就只餓死，病死。

幾家報紙，全部武裝起來了。他們是敏感的，也是沉著的，他們都一致地作了周密的準備。在

必要遷移時，各報的預定地點是：大剛報遷柳州，中華時報遷桂林，力報遷邵陽，正中日報遷零陵。此外各報都擬定了「戰地版」的計劃，以配合這偉大的大會戰。衡陽人士在疏散，而留在衡陽的神鷹却忙碌異常，一早橫越天空，晚上載譽歸來。甚至更深夜闌，一二架××機，吵醒你的好夢，睜眼望望那銀白色的高空，對於這些勞苦功高的英雄，真是說不出的感激。

衡陽惡濁的市儈氣，已一掃而光，它披上了新的戰衣，呈現出一副英勇的戰鬥姿態。

（陳南冰）

衡陽保衛戰

敵寇這次攻勢的戰略目的，是要打擊我們的野戰軍，破壞粵漢、湘桂鐵路沿線的空軍基地，減少中美空軍對敵本土制命的威脅。同時他的陸軍海軍分區作戰的戰術，企圖妄想打通粵漢湘桂鐵路，使他們在緬甸、越南、中南半島以及敵國本土與南洋海上各地日本軍閥將來敗北時的一條崩潰線。

日本軍閥這次拿着國運來作賭博，希求前述的三個目的達成。而延續其臨死前的殘喘。敵軍十一集團軍司令塚田大將，在瀏陽河作戰時他就來到汨羅江北岸的長樂衝指揮，在那兒我們的空軍投下大量的炸彈，塚田大將的司令部被燬，他個人亦僅身免；日本「駐華」軍總司令畑俊六，希求這次如期達成其任務，亦親自在岳陽督戰，進犯的敵寇是以必得的決心來奪取衡陽，打通粵漢路。但是，我們的守軍，奉到的命令，不是後退而是死守衡陽，並且要給敵人以重大的打擊。

湖北戰爭延續到衡陽，大家都在替守軍——廣東部隊擔心，因為他們僅以××的兵力，須要固守這個野戰工事尚未完成的衡陽，實在不是容易的一回事；所以城內的守軍與老百姓一面準備戰爭，一面在晝夜不憩的趕築工事，把陷阱佈置在郊外，叫日本鬼子坐的送來，死的回去，粉碎日本軍閥的妄想，——打通粵漢湘桂鐵路完成其大陸交通線。

偉大的衡陽保衛戰，是六月二十三日上午開始的。首先在江東岸我守軍容有略，饒少偉二師苦

戰五晝夜，達成既定任務，於六月廿七日安全撤回在西岸，担任沿江警戒。粵漢路東站與飛機場的敵人不斷用橡皮船木筏強圖湘江，企圖進犯市區，不知有多少次都被我江防守軍堵擊而敗退，碧綠無波的湘江，成了天險的堡壘，叫偷渡的敵軍無法越渡。由泉溪市到東陽渡過湘江與耒河的敵軍，進窺市郊工業區的黃茶嶺，火車西站，由望城坳環攻，衡陽西北之敵亦與江東岸之敵呼應作戰，對我守軍完成包圍圈。

這幕保衛戰最緊張壯烈的一週，是六月廿五日至七月一二日的戰鬥。火車西站，汽車西站，迄衡寶公路一線，更爲激烈。葛先才師長率領所部親冒毒氣恢復張家山陣地，他們以血肉保衛寸土尺地，挽回危急的戰機。草橋以北雁峯附近，是由我常德會戰時鑽進德山克敵制勝的周慶祥師與敵苦戰五晝夜，他們是六月廿八日撤守草橋以南的核心陣地，周師長是長沙三次會戰時固守核心陣地的一支勁旅，這次他又在衡陽，發揮了「核心勁旅」的光榮戰，功給了敵人以慘重的打擊。

英勇的戰士們，用頭顱與熱血保衛東南重鎮的衡陽，他們在這次壯烈戰鬥中建樹了無上的戰功，記者願在舉國矚目之下，以最大的敬意來介紹統率衡陽守軍苦戰苦鬥的廣東部隊方先覺軍長。

肝胆照人，溫文爾雅的方將軍，是江淮宿將。他的右額有一個槍疤，是他獻身革命，力行主義的光榮紀念。他是軍校三期高材生，北伐剿共，無役不從，古北口抗戰，遠征塞外，第三師團長任內，參戰會兒莊，嗣復東征南潯，九江苦戰，身負重傷；歸隊後，因特功擢升爲第八旅少將旅長，旋調×師副師長，二十八年攻略南昌，戰績卓著，深受層層嘉許，年冬出擊皖南，青陽之役，血戰七晝夜，予敵重創，威振東南，因功調升師長。二次長沙會戰，阻擊金井，福臨鋪，榮獲 委座嘉獎；三次長沙會戰，方將軍以一師之衆，固守妙高峯，當敵第三第六師團攻擊重點，克敵制勝，遠

成長沙三捷最艱鉅最光榮之任務。此次方將軍復率該軍保衛衡陽重鎮，苦戰四十七日，雖名城卒告淪陷，但光榮戰績，實足以永垂青史，令人景仰。

（劉藻）

衡陽圍城記

衡陽保衛戰，我英勇守軍竟苦持達四十又七日。號稱「東亞一等強國」，而欲以「陸主海從」的戰略，傾其可說之師，圍完成「大陸防線」的日本侵略強盜，爲着以略一個城池，對劣勢我軍，竟要遷延這麼長久的時間，付出這麼巨大的代價，古今戰爭史上實找不出第二個先例。反之，我衡陽守城將士，持蠡劣的武器，復擁劣勢的兵力，以守衛非堅強築防之城池，對抗不斷增援環攻之強敵，却能寸土必守，完成戰略任務，使我全線得獲如此長久時間從容部署，其英雄偉績，真可以光耀天日，其豐碩戰果，亦是與名城同不朽。

衡陽於八日八日淪陷後，全軍壯烈殉國，突圍生還者無幾。綜合由衡陽突圍官兵四十七天苦戰孤城報告，不啻則誦一首充滿壯烈英勇堅忍卓絕精神而由熱血頭顱沾汗枯淚交織的史詩。

衡陽的攻防戰開始於三十三年六月廿三日，至七月四日爲第一階段。此十二天內敵則先有車站機場的佔領，繼則一面由衡陽南北強渡湘江，一面由湘潭湘鄉陸路南下，對衡陽形成西南北三面包圍圍勢，繼以飛機大砲發射火藥毒氣炸彈，掩護步兵向核心晝夜環攻，尤傾全力對衡陽核心五桂嶺天馬山的爭奪。我軍在本階段作戰，並未以主力與敵相見，僅於警戒陣地作必要抵抗後，向內緊縮，確保核心陣地。然牛刀小試，竟挫敵鋒。擊斃敵六十八師團師團長佐久間中將、參謀長原氏真三郎大佐於警戒陣地之黃茶嶺。經敵衝鋒多次的五桂嶺天馬山，不僅雄峙無恙，且使敵屍縱橫山麓，攻勢爲之中止。

七月五日至七月廿七日爲第二階段，這廿一天內，敵尤採疲勞攻勢，孤立政策。我則緊吸敵主力於核心之外，以待外線我軍合圍。於本階段以內，敵晝伏夜出，日間均對核心攻擊，入暮則以步兵分組更番向核心環攻，仍儘其重點於五桂嶺與天馬山。敵機憐於中美空軍威力，亦僅於夜間偷襲，每襲必向核心濫投燃燒彈，引起大火，雖有紅十字旗幟充作野戰醫院的忠愛社亦爲襲擊目標，我重傷的數千入陸續活被燒死。敵機來襲時，並擲散傳單，對第十軍的能征慣戰，備致讚揚，藉論則懇其停止抵抗。我核心守軍日間在中美空軍與砲兵掩護下，時向敵逆襲，入暮則緊守核心陣地，不眠不息，軍師長均在距天線數十碼內指揮，與士兵同甘苦，共死生。有時或講故事，或唱平劇，以娛士兵。戰士情緒融洽和調，鬥志因之益堅。若干士兵雖負傷數次，均不願離開戰壕核心陣地。以是陣地依然完整爲恙。本階段期間，外線我軍曾於七月十九日一度合圍，最近一踏爲北面趙錫田部，當時有廿餘勇敢友軍衝至易廟；核心部隊亦派兵殺出迎接，惜以其他各面援軍未能適時到達，敵得從容抽兵來堵缺口，致我功敗垂成。

七月廿八日至八月八日爲第三階段。這十一天內，敵增調湘江兩岸可抽之兵，集中核心圍外，發動最後猛攻。前仆後繼，不分晝夜，向核心西南北三面進撲。先是，敵每有遺屍，必於次晚用各種方法拋走，自此以後，已無暇爲此，敵屍處處堆似小丘，其衝鋒時，必攀屍丘而進。我軍忍苦挨戰，誓死阻擊，志在爲衡陽索取最後代價，官兵雖續有傷亡，戰至八月五日，核心陣地依然毫無損壞。八月六日，核心各面兵力因傷亡衆多，均感單薄，向不叫苦的周慶祥師長，也於是時請增預備隊。方軍長借孫參謀長親往周師長增援，並告以我們兩個就算全軍預備隊。周師長及其他各師官兵受此激勵，惟有苦鬥到底。是晚西門演武坪被敵五十餘名突入，某連長率僅餘之士兵十九人與之拼命

，結果敵剩四人生還，某連長及其中十九位忠勇袍澤亦與陣地同歸於盡。翌日敵知滇武坪爲一弱點，集中兵力續向該點猛衝，迄晚又被突入五百餘，我苦戰四十七日的一萬六千二百三十五名官兵至是祇餘一千二百餘人，且多係官佐與雜役兵，此外無兵可資堵擊。八日晨六時，敵突入城內，慘烈的城內巷戰復行展開。

七日晚守備衡陽指揮官方先覺即電我最高統帥：

敵人七日晨由北城突入以後，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電恐爲最後一電，來生再見！職方先覺率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董大才，容有略，饒少偉同叩。

敵人突入核心以後，我軍有獨立作戰到底者，有橫渡湘江突圍者，更有先被俘而又脫險者。其英勇壯烈之事蹟，當永垂青史，彪炳人間。

方先覺將軍的最後會晤

當我準備離開衡陽的前一天晚上，我特地到第十軍司令部去向坐鎮名城苦戰逾月的方先覺軍長作了最後一次的會晤。

經過衛兵嚴格的盤查之後，我進入那間作為指揮部的地下室，方先覺將軍正在打電話，他揮手叫我在桌旁的一隻帆布椅上坐下。這時敵軍已逼近城郊，攻守雙方都盡着最大的力量拼戰，炮聲隆隆，連地下室的牆壁也為之顫動不已，這孤城陷在四面包圍之中，房屋遭受日軍炮擊和轟炸，幾已全部夷為廢墟，守軍也已犧牲過半，到處都是重傷的兵士，輕傷的則絕無僅有，由於兵員的缺乏，他們都裹創再戰，至死方休。彈藥和給養，也全賴空中接濟，在這種情況之下，第十軍仍能使敵不得越雷池一步，真是令人敬服。

方將軍遞給我一支紙烟，他自己也狂抽着。室內瀰漫着煙氣。他的臉色蒼白，鬚髮蓬鬆，眼睛充滿了血絲，但仍虎虎有生氣。那緊閉的嘴唇，完全表現出中國軍人堅忍不拔的精神。他已經有許多夜不會睡覺了，前方情況的緊張，使也不能獲得片刻休息，倦了就伏在桌上打瞌睡，或是賴烟捲振奮他的神志，雖然如此，他的處事還是敏捷的，我看着他以最簡單的語句指示前線的機宜。他的聲調肯定，毫不猶豫，一面轉過他那擺在因瘦削而顯得過寬的領上的頭，向參謀人員發佈命令。那些參謀人員正同他一樣蒼白而瘦削，也同樣的忙碌，不斷地計議着而且用鉛筆在紙上劃着某些特殊的符號。

我正要向他說明我的來意，電話鈴急遽地狂響起來，一聲猛烈的爆炸炸下了許多灰塵。敵軍的砲彈顯然打在距此不遠的所在。但方軍長仍舊神色不變地聽完前線的報告，而且接連派了兩個傳令兵出去。

「這一仗打得真兇！」他又燃着了一支紙烟說：「敵人正調集大批援軍，決戰是看來不可避免的。但憑着吧，只要我方先覺還在，衡陽城也在！就是敵人衝到了門口，」他指着地下室的進口處，又拍着腰際的左輪槍，「我的伙伴還有一顆子彈，他們就休想進來！」

這使我記起東京的廣播來。「不好笑嗎？」我說，「日本人說是敵國的軍隊阻止貴軍撤退哩！」

「那種荒謬絕倫的宣傳實在不值一笑！」他答道，「試問日本軍隊的行動肯聽命於德國的指揮嗎？中國的軍人，只曉得服從最高統帥——蔣委員長長的命令？」

中國的軍人作戰乃是基於他們的愛國心和責任感。面對着一倍以上的敵人，衡陽的守軍沒有一個不勇往直前，前仆後繼。僅賴空軍和少數砲兵的支持，他們以步槍和手榴彈對抗着數量和裝備上都佔優勢的敵人，絕不後退。每一座高地，每一個碉堡，到處壘疊着守軍和侵略者的屍體；而活着的，就匍匐在死人堆裏，堅持到底，他們英雄地活着，也英雄的死去。每一個據點都往復爭奪，一日間衝殺竟有多到十餘次的。

戰況的慘烈還不止此，當日寇進攻不逞時，大量的芥子氣和路易氏毒氣便以七五耗的大砲發射到守軍陣地。有許多中國士兵中了毒，全身糜爛，因醫藥設備的缺乏，而痛苦地死去。

不斷的消耗使第十軍的實力大形削弱，而殘餘的士卒也已筋疲力盡。他們仍舊扼守名城，迭創

犯寇，使敵人最精銳的關東軍死傷纍纍。「泰山」(註)，呵，他們真是名符其實！如果他們獲得了好的裝備，中國的軍隊是不可侮的，一如在緬甸戰役中所表現的。

但局勢顯然是無望了。我這非戰鬥員不得不離開這個孤城。

當我把我的行期告訴了方軍長之後，「好的，」他乾脆地答應了。「你多就在這邊也沒有好處，戰事的轉變是不可知的；不過我們以可守一天，就守一天，趁着那一條小路還沒有被截斷，你還是先離開這個危險地帶好。我派一班人保護你。」

「不，將軍，」我說：「你的好意是可感謝的，不過在目前的情況之下，每一個士兵都是需要的，不要因為我的緣故而減弱了你們的抵抗的力量，請給我一個嚮導就夠了。」

「那麼，再見了，拉迪克先生！這也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晤了。」

「再見了！」握着他的手，我情感衝動說着，「呀！將軍，你不可以同我一齊從那條小路撤退嗎？留着你的生命，好給敵人以更大的打擊呀！在這裏，你已經取得應得的代價了。」

「謝謝你，我不能離開這裏，我不會奉到撤退的命令。」他把手握得更緊了。「而且，我們從上海退下來，從南京退下來，現在如果再退，就非一直退到西藏不可了。明知道局勢是危險的，但我是中國的軍人，我已把我的生命交給黨，交給我的國家，不成功，便成仁，中國的軍人沒有第三條路！」

宛若為將軍的壯語鼓掌，附近又是一陣猛烈的爆炸，炮聲似乎愈來愈近了。空中隱約傳來隆隆飛機聲。電話鈴又響了。

「請告訴貴國人士，爲了打擊共同的敵人，中國什麼犧牲都可以忍受的！」

匆匆的說完了這幾句話，他馬上從參謀人員手中接過聽筒，我向他深深的鞠躬，走出地下室，一隊援軍已沿着屋簷開向火綫，經過我的面前。滿身血污，睡眠不足，但精神却仍極健旺，我知道這是第十軍的最後的一支兵力了，我默默地爲這些無名英雄祝禱……

註：「泰山」是第十軍的番號。

（拉迪克）

在衡陽上空

訪高又新隊長

「我們由中原作戰回到某機場營房的第二天，是端午節，大家爲了把作戰的緊張與辛勞洗刷一下，決定在當晚舉行聚餐，各人把太太或女友接來，共同作一個家庭式的宴會。那知正在人已齊集時，張司令官打電話來說衡陽城被圍了。委員長命令派飛機前往協助衡陽守城的部隊，第二天（六月二十六日）一早出發。好，這一來自然沒有心情去聚餐，大家都隨便吃點，就略爲準備了一下去睡，以便明日出發。」

「第二天，我們到了第三號機場以後，雖然知道這裏距衡陽敵機場祇十五分鐘航程，沿途地面監視哨已撤掉，敵機若是飛來，也許一分鐘時間都不給我們就到了頭頂，那時候我們人被炸死無所謂，飛機不能達成任務去協助被圍的衡陽守城將士才是誤事。」

「可是戰爭已經擺在我們前面啦，我們也只有盡自己的力量去做。」

「當天我們即飛臨衡陽城上空，司令官叫我們去看一看城裏是否還是我們隊伍。我們到了衡陽城，朝下看，衡陽的市區馬路上走着的人對我們揮手，樓窗裏的士兵們對我們拋揚軍帽。」

「回來以後，我們製成了一封規定陸空聯絡符號的密函，當天把密函投到城裏去。」

「從這一天起，我們就與城內守軍取得聯絡。我們的任務是專門協助他們攻擊那些阻礙文書易

的敵軍。這種攻擊必需很準確；而要準確，必須由城內守軍擺出規定的指示敵人目標的符號。

「我們所要攻擊的敵人，正從四面把衡陽城包圍住。敵人佔領了衡陽的飛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在所有的公路、鐵路、小站、渡口築起工事，守着隊伍，封鎖了衡陽對外的出路。我們第一步就要打擊這些封鎖我軍的敵人。」

「在第三號機場，我們早晨四點鐘起身，那時天剛亮，起身後只能漱口，（半個月不曾刷牙，）用手巾抹下臉，就爬進飛機飛到衡陽去。城內守軍給我們在空中擺的布板符號小得叫我們飛到只比城裏高樓略為高一點。由于符號小，常常總是飛尋幾遍才找到符號。」

「我們看清了符號，就按照指向，飛到指明的距離上空，一看下面果然是敵陣，這才投下炸彈，把敵人炸個正中。」

「我們談一談掃射敵人的情形罷。」

「在湖南作戰跟河南最大的不同就是事物。河南是一片平地，黃裸着的農作物披拂在地上，飛到那地方去，只要敵人在那裏活動，一定逃不掉我們的攻擊，而且很容易發現敵人車輛與人馬，只要發現了，敵人就無隱蔽的落在我們手中。湖南這兒可不同了。邱陵地，起伏的地面就利於敵人隱蔽，加上到處有農舍樹林，敵人一發現我們，立刻四散躲在林舍中。你若是以為打中了樹林與房舍就可以消滅了敵人，那你準是自耗子彈。」

「這種邱陵地與小叢林利於敵人的情形，逼得我們在戰鬥動作上更進一步的執行。我們發現了敵人進樹林子，俯衝下去以後，就要把那個樹林小地形看清楚，還要記着幾棵樹，從左到右數起，第幾棵樹下有幾個人，第二棵樹下如何，一直到最後一棵樹下有幾個人。這種精密的計算小隊操

區敵情，你要在一次極快的低衝裏瞥視着記在心上，你拉起以後，第二次就要對準你判明有最多敵人緊集的那棵樹俯衝，你可以不差分毫的打死了他們。

「就這麼一次一次俯衝射擊，我們這種飛機，一射擊就站六挺機槍齊射，你只打一槍，可是每挺槍就有三發以上子彈連射出去，這種射擊，在人多時自然可以一網打上許多魚，可是常常只發現一棵樹下只躲了一個敵人，你不耐心打，他也就活着回隊，還要到次線上肆虐，你只好忍耐着向他一個人俯衝，拿十多發子彈來執行一個人的死刑。

「這種對敵人步兵的攻擊，就是我們在衡陽外圍作戰的主課。其次我要談到攻擊敵人騎兵隊。敵人騎兵隊比較易於發現，他們所騎的馬很大，當一發見我們飛機時，他們就各自牽了肥大的馬躲向樹林或農舍。可是農舍的門有時容不了馬跨進，這時，你可以很快的撲上去，射死牠。躲到林子裏的馬也容易發現，你一次一次俯衝射擊，總可以打死牠們十多匹馬，十來個人。

「我們不知不覺就變成了執行陸軍任務的游擊隊，打行動中的敵步兵，騎兵，還炸敵人的砲兵陣地。在衡陽正北有四個敵砲，衡陽城裏的布板指示了他的方位及距離，我們飛到那兒炸中了一門。二十多個砲兵死在堡壘裏。

「對於敵第一線陣地我們也是要攻擊的。這種陣地對着衡陽城，三面都是圍牆，後面是出入口，我們攻擊時，就由後面進入，或者把炸彈投到出入口內，或者正好敵人一聽機聲就擁擠入堡壘的入口時被我們用機槍射死。

「每天我們要在敵人陣地上，總可以看到被打死的敵人屍體殘缺不全的暴露着。

「我們每天必要去造成一批新的死鬼。最緊張時，我個人一天出動過八次，每次要俯衝射擊十

次以上。一個機關槍子，若是他伏在土地上，一天扣動八十次機槍的射擊扳機，這個槍手的遍身與右臂一定會酸麻的，或者竟至僵直的程度。我們一日做八十次俯衝十六次起落，你可以想像我們的疲勞。

「在飛機落地加油的幾分鐘內，我們就躺在機翼下的蔭影裏，舒直一下身體。一天到晚沒時間吃飯，也吃不下，只喝點水就又上飛機，美國人說：「你們真是瘋了！」我們何嘗願意如此辛苦，敵人逼得我們太緊了，四個師在城裏守着鐵的城池，我們若是不辛苦，敵人是只有更猖獗。

「這種專門攻擊地面敵陸軍的任務，我們做起來當然也嫌單調，有時覺得每天這麼做沉悶得很，都盼望能得到遭遇敵機的機會。

「這種機會我個人沒有碰到，可是司徒福與劉尊全都碰上一次。司徒福那一次才有意義呢！有一批敵機在衡陽空中，一批老的零式飛得低，正預備投彈炸城內我方守軍，一批新零式在上面掩護，司徒福剛好發現衡陽城的低空有一批老零式機，他的僚機也就在嚷着：

「敵機，城上面敵機！」

司徒福忙叫：「別嚷，把炸彈下油箱都拉掉，跟我來。」他就輕巧的俯衝下去，他飛到敵機的僚機側邊，比敵機距離領機還近，他等待自己僚機一架跟一架以梯隊接近敵機，時間祇不過幾十秒鐘。他等到一架我機對好一架敵機之後，就一齊開槍，每八一架，八架敵機毫無知覺的被打了下去。

「等到上面新零式機趕下來，他的老零式機全不見了，司徒福他們飛開去做攻擊地面的任務。劉尊全那一次也是如此，擊落九架。

「我們既然不易找到敵機作戰，只好在沉悶的攻擊敵地面上陸軍找些排遣，譬如發現了敵人砲兵陣地，下去投彈的就約好誰炸不中，回來就請一次客，買點西瓜給大家吃。下去掃射，也像比賽似的一架一架輪流下去，下去打靶那架若是打中了敵人，在上面的大家從發話筒裏叫起「好」來，打不中的，大家就一齊哄笑一下。」

「可是隨着戰爭的推演，我們逐漸感到衡陽有點緊張了。七日晚間衡陽城裏的電台來電報，到紅岩總場張司令官的電台，請張司令官轉報大本營，他們人員死傷太多，恐怕敵人要攻進城裏去，八日去衡陽看，還有布板擺成一個密語：「敵人在攻擊。」

「八月一日，我們去看衡陽，到處找不到布板了。市區殘破之中還夾着冷寂。通過市區，屋頂上有機關彈打下來，這是敵人已佔領衡陽的信號。」

「我們原本是協助衡陽守城將士的，現在守城將士不存在於中國國土上了。我個人回到基地，只是隱意沉沉的思索，情緒上像喪失了什麼最重要的東西。」

「時間不容許我儘自沉溺在頹喪心緒中。我們知道敵人得了衡陽之後，要向二條路走，一是由耒陽南犯攻漢南段，一是要犯湘桂路。十日起我們又不斷打擊敵人。」

「在松柏這個地方，敵人正預備好木船連成一條活的浮橋，白天他就撤去，靠在岸邊，用些樹葉掩蔽着，從黃昏到拂曉，他們就一拉索練一般連串的船搭成了浮橋，敵人的兵馬就渡過湘江來。」

「我們自然重視這一股敵人的繞犯，因為敵人從這裏開過來，我湘桂線上堵擊衡陽城郊敵人的部隊立刻背就受到威脅。攻擊這個渡口，又成了我們的主要任務。」

「八月十四日這天，我們去了四架飛機，正好碰到敵人集結在松柏鎮渡口，一千多人被我們下

去炸死，射死六百多人。守那一綫的師長來電說：「敵人經這一炸射，渡江企圖暫受頓挫，死傷人數六百多，是他們清查的結果。」

以上是高又新隊長在八月十六日黃昏裏一段冗長的敘述。

他個兒不高，是中等身材，胸部手上臂肩頭都有隆起的肌肉。我們去看他時，他正赤裸著上半身在穿衣裳。

他的眼睛是特別的有神，臉部顯得黑而結實，有點瘦，還好，最緊張時期的辛苦過去了，他還不憔悴；穿一條黃味礮布長褲，一件圓領口短袖的汗衫，頭上短髮壓在一頂美國兵常戴的長舌騎士帽下。

我們從黃昏一直談到羣星滿天。……

人家把政府頒給他一座青天白日勳章的事打長途電話到紅岩機場告訴他，他只覺得慚愧。

「我知道這是委座的殊恩，他愛飛行員若子弟，我今後也只有愈加勤謹，來報答國家的頒賞。」

（朱民威）

苦鬥的神鷹

湖南戰鬥的信號，由湘水而南的時候，志航大隊即加入了衡陽的保衛戰，現在衡陽雖已陷入敵手，但志航大隊苦戰，沒有一天間斷。在這漫長的日子裏，衡陽的名字已傳遍了世界各個角落，這裏當然我們不能把陸上部隊尤其守軍苦戰之偉績劃在圈外，可是志航大隊有數的人員與有數的器材所造成的奇跡，也實屬空前。盟國空軍朋友曾說過：「你們這是怎麼使用呀！瘋狂的拚命嗎？」不錯，當「七七」那天起，在領袖的命令之下，空軍便決定拚命了，高志航大隊長第一個負傷，在周家口，他以司令官的身份繼續戰鬥至死，他留下了英雄的遺產：他之後，每個戰役我們都有烈士犧牲了，戰事回回一掠，看那一個捱得住打，那個就勝，我們需要是勝利。後人踏着前人的血跡拚命，拚命。我們要愈拚愈兇，一代繼一代，老的英雄去了，自有新的英雄出現，這個大隊是英雄的出產地，這是英雄的巢。國家需要英雄，領袖嘉許英雄，這大隊裏的人都以英雄自許。

志航大隊在胎裏便是驅逐大隊，可是他們做些什麼任務呢？

驅逐，偵察，聯絡，轟炸，協助地面低空攻擊……有時他們還要調輸。一羣意志堅強，不肯示弱青年，你說不能做的任務他們必千方百計來完成，再加上如今這位老虎似的張司令官的奇妙的指揮，於是在戰場上便產生了說來人們不相信的戰鬥史料。筆者每天雖浴在汗水裏，可是面對這青年空軍隊伍可歌可泣的戰績，我能偷懶不寫嗎？

衡陽陷敵以前不久，在該方面上空，志航大隊已完成了多次的出擊，偵察飛行，聯絡飛行，俯

衝轟炸飛行與攻擊飛行。在衡陽外圍投下去二十磅至五百磅炸彈××枚以上，在敵人陣地上射發了××發子彈。敵人死傷的估計，拿方軍長一次報告來講，在銅錢渡那裏便是八百人。旁的地方，我們約計可想而知。子彈的消耗，並不是同土地開玩笑，戰鬥是拚命的生意，那麼認真的射擊，注意在河裏運送彈藥的船，易於躲藏的森林，堆積軍火的碼頭房屋，藏在戰壕裏的機槍大砲與敵人的步兵，行進中的騎兵……子彈的數目是以千爲單位的，那麼，這些被犧牲的目標呢，我們忍耐些多打些折扣吧，數目是不會少的，而且這是指一架飛機的一次攻擊而言。

衡陽的不斷空戰中，敵機一次被司徒福等打掉了十三架（方軍長來電證實，落在城廂卻有八架），一次被劉尊全等擊落九架，（方軍長來電眼見六架起火墮落），一個早晨敵偵察機一架起飛特別早，可是也被潘承祜打落在樟木市的對江，司令官不相信這樣巧，派勞家彥去偵察的結果，殘骸還在稻田裏冒烟。又有一次，衡陽機場落了一架零式機，高又新趕到了，打地面的固定靶，當然比打活動的空靶來得容易多了。

還有若干關係軍事機密的戰績，只有留在戰後再介紹了。
我們不能忽略一些無名英雄，也就是地面人員的勞績，在幾十天的作戰中，他們使飛機總未間斷過正常的飛行。

修理這兩個字寫得很容易做就太不容易了，大熱的天，每個機械士的手臂，腿腕上，都遍佈着湯火傷，你想全金屬的飛機上那一部份都不像烤餡餅的鉄鍋。在大太陽裏，騰不開手擦汗，找不到機會吃飯，更休想在牀上有三小時的睡眠；可是我們的飛機是完好的，我們的出發是準時的，八個機務員白天工作後，趁着月色又修好三架，這個貢獻，不值得掛上一個勳章嗎？

夜深了，我們的飛機仍在外邊戰鬥，家裏的人都着急的在等着戰場的消息與親友們安全歸來；可是我們的飛機並沒有回來，大家正在想，司令部傳來了消息，我們的「黃昏部隊」已落在那前進，××機場了，那是一個旁人認為在戰略上不應使用的基地，我們對戰鬥有貪心的弟兄們却取其近，用着機敏的動作來使用它，它也很費力氣的給志航大隊增加了勝利的飛行紀錄。（劉毅夫）

反攻衡陽隨軍記

當日軍緊圍住衡陽，中國軍隊在外線不繼的堅忍着向日軍進擊，企與守軍聯絡並予援助，美國時報記者懷特即隨一五一師出發反攻，寫了下面的一個報告：

我們在一個悶熱的車廂裏——一位中年的美軍上尉，一位形體端正的上校，其他就是路透社的記者和我——大家都感覺得天氣非常難受。小販們叫賣黃瓜，麥餅和冷茶，因為整個的平車上的車廂內部都是擠滿了中國軍隊，車頭很疲倦似地向前線開動，在每一個大小站裏都放出着多餘的水汽而停下來，讓軍隊披上雞、豬，與幾塊攤滿着蒼蠅的豬肉，最後又慢慢的和悲慘的向前蠕動了。

這位上校是美國與中國軍隊的聯絡官！他自肩脫下了他的短槍，解開襯衣扣子，汗從灰塵的臉上直流，我也將胸前打開，然而熱氣慢慢地又沉悶下來，使我們的呼吸都要發生困難，這火車一點鐘駛走六英里，上校對我們談起衡陽撤退的情形。

「我正當在車站裏睡熟了，那天雨淋淋的晚上，一時我就醒了，因為正有一列火車在經過，全車都是難民哩！有的壓擠於車廂中，有的站在車頂上，有的兩手掛在兩車廂之間的地方，還有的在車廂外，更有些難民用木板擱在兩個車輪上頭，將席墊鋪上而躺在那裏。」那位上校也告訴我們他正戰戰如何如何在後方作些化妝品的買賣，不一會，好像有什麼打動了心弦，上校又繼續談着衡陽撤退的故事：「那天晚上，我是騎在車廂的頂上，難民是這樣多，使你根本不能移動一點兒，你知道，在這些難民之中，有一女人，她抱着剛在一小時前生下的嬰孩，他自己發熱到一〇一度，嬰孩也

發到了一C三度，恰好有一位中國紅十字會的人員和我們在一處，我在我的軍隊急救袋中，掏出一此蘇化美藥片，剛說過那位紅十字的人員，將藥片碎成六小片，這樣每一次給嬰孩一小片，你知道，他們都生存了。」

火車走了兩點鐘的時候，可說是走十二英里，我們到達了鐵路的終點，再過三十英里就是日本軍隊了，下午六點鐘，我們找到了一間舊的工廠宿舍，臭氣四溢，真好像一隻好久不用了的豬欄，氣味是潛伏的深濃的，當你踏過這堆的垃圾，又是另外一種臭氣出來了，通晚簡直沒有入睡。

天明的時候，我和路透社記者參加軍隊的行動，而炎熱的殘酷無雲的天空已經就使人不堪忍受，整個第六十二軍步行前進，你可以看見這天線的邊緣，麥稈的陌野，沿着拆毀的鐵路，爬過破壞了的公路，溝渠缺口，全是無數行列的中國軍隊，他們每一個都背着步槍，遠遠的看來，每一個士兵真好像變成了兩個似的，在行進的勇毅而任重致遠的士兵之間，還夾着藍色衣衫的中國農民，肩挑軍用必需的物品，正是一張雄偉的圖畫。

軍隊是靜肅的，全是謹慎的人們，他們雖然沒有實際的怎樣受苦，但他們因為太陽的強熱而在路上步行，其堅忍卓絕之精神與世無匹，士兵臉上是堅韌的和太陽一樣的赤褐色，在他們的步槍之外，還在胸前吊着兩個手榴彈，長日的步行，有的裹腿也散得好像大麵包一樣，他們乾糧袋中裝滿着白米，穿着黃色和綠色的短褲，頭上綁着樹枝，更可遮抵強烈的太陽。

中國軍隊的行軍紀律非常嚴明，只有在稀泥的溝道走過時，才可以變動隊形，所謂涉水渡河的時候。途中一點什麼東西也沒有，稻田已成荒野，廬舍已成廢墟，我們只有一次會看見一個駝背的老人，在園中掘土，又在一個村莊裏曾有一個瞎了眼睛的老人。坐在一棟空屋的大門首，好在象靜德

着軍隊的步伐聲音。天色入暮，大軍在沿途駐宿，我們也睡了。第二天下午的時候，我們到達師部。距前線只有四英里，我們是被指定到有名的第一五一師的。第一五一師在二十五年它是由蔣委員長親自指揮的部隊，該師的火力和特別強，僅有七五米厘的法蘭西大砲兩門，其他還有迫擊砲、機關槍等，同時也有擲彈筒，它的任務就是佔領這些山頭、掃除日軍的大砲陣地和驅逐深藏的日軍，這些山頭的日軍已經準備了三個星期的防禦工事。

這師軍隊於早上三點三十分開始攻擊，到黎明時候，就已經爬上了這些山頂，在半上午的時候，環繞衡陽的十個山頭已有七個全為中國軍隊佔領了，師部方面認為第二天就可以衝破日軍陣地而直達衡陽。我們動身到最前線去觀雙方劇烈的戰鬥。我們爬上中國軍隊據點最高的地方，也就是一個團部的所在，從礮眼之中可以看到整個的戰境，被中國軍隊第二次奪回的最近一個山頭，上面就是樹林，中國軍隊即休息於這樹林之中，日軍據守的山頭是比較其餘的為高，日軍的實力皆集中於這些高山上，有兩棟白色農莊建在山麓的地方，中國軍隊的火力正向其集中射擊，但因為太遠，未能發生多大效力，迫擊砲自我們的後面不絕的向前噴射，因此日軍的死傷也就大有可觀，於中午熱氣高潮之下，後面的砲火停止了，團長對我們說：「黃昏時他們再行擊攻，又說，我們可在明早由山峽通過去衡陽，那時他們決可以掃清該地區的日軍了。」

第二天早晨，我們跋涉到野戰醫院去看傷兵，護士等都工作得非常努力，他們處理血淋淋的和毫不呻吟叫苦的受傷士兵，非常有秩序，我問這位指導員，他在什麼地方學習醫術，他說：「我是自修得來的，我參加陸軍醫院勤務已經四年了。」

一連幾天，中國軍隊繼續攻擊，但後來日軍不斷增援，實力遂趨強大，抵抗也愈頑強，這個反

衡陽突圍

攻衡陽的戰鬥也就在膠着的形態下愈加激烈了。(懷特)

衡陽歸來

方先覺自述脫險經過

苦守衡陽四十七日被敵俘去的方先覺將軍，偕高級參謀彭克負，副官處長張廣寬，祕書梁建勛等，於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脫險抵渝，暫寓友人處。十四日晨晉謁蔣主席報告守城及脫險經過。主席慰勉有加，並留共進午餐，僅蔣公子緯國等在座，親如家人。方氏於十五日分謁中樞各長官詳作報告。全國慰勞總會聞訊後，曾派員慰問方氏，並謂尙存慰勞金一千萬元，請方氏自行支配。方氏被俘後，始終被囚於衡陽教堂，並未解往他處，亦無人訊問他。本年雙十節以前，敵寇僅粗備食品，監視極嚴。至雙十節前夕，始有敵酋前來慰問，並多方勸誘。飲食起居較前略受優待。方氏意志堅決，毫無所動。敵寇對之更爲欽佩，監視敵兵亦漸鬆弛，方氏乃得設計逃出魔窟，重返抗戰陣營。雖經千辛萬苦長途跋涉；但聞戰鬥精神極爲堅強，決心仍返前綫，努力收復衡陽。隨同方氏苦守之周慶祥饒少偉兩師長，均已先後出險，周氏亦已抵渝（按：葛先才，容有略兩師長直至三十四年五月間始脫險）方夫人等聞訊後，已由遵義起程來渝，日內即可到達，重新團聚。

在凱旋路一所小屋裏，十二日的午後，我會見了苦守衡陽，力竭被俘，現幸脫險歸來的方先覺將軍。

樓上的小房間內生了熊熊的火盆，充滿了暖意。我跨進房間，就看見身材魁梧戎裝整潔而又面帶疲憊之容的方先覺將軍，他起立讓坐，我趨前跟他熱烈握手。如果說感情確有抑制不住的時候，則當時我正從心底泛上了一股感情，它變成了語言，向方先覺將軍致敬並致慰。我說：關心方先生的千萬同胞，都爲方先生的脫險歸來而喜躍！

「謝謝，記者先生，我雖然回來了，但慚愧却難免；因爲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方將軍因途中奔走的辛勞，聲音顯得瘖啞。他謙遜地勸坐，我選了一個與他對面傾談的沙發坐下來。

他的高級參謀彭克負先生跟他一道脫險，這時也在座。當我問道他們苦守衡陽彈盡援絕的情形及這次脫險的經過時，他們不勝追憶之情。

是的，他們經歷了彈盡援絕的日子；記者在這裏記下了他們的敘述。這日子是八月七日。清晨，城外砲聲震天，敵人的進攻到了最猛烈的階段，衡陽城的西角被敵突入，但突入的數十敵人却被圍殲了。

如臨暴雨的黃昏，城外燭天的火光，夾着敵人的重砲聲，在不斷的向城內轟擊。一萬七千多弟兄，經四十七天的戰鬥，剩下的只有幾千人了。城缺口，守塹壕，連勤務兵都上了陣，當大勢不支，突圍的希望變成了絕望之後，方將軍想到的只有報國一死，他的左右擁抱着他，不讓他自殺，他不自禁的流了淚！一夜的混戰在激烈進行着。八日，衡陽城中央銀行的軍部被四面八方突破核心防綫的敵人包圍了，於是，方將軍和多位高級軍官被俘了。

城南青茶嶺下的歐家町，有一座義大利的天主教堂，教堂裏失掉了柔和的鐘聲，代替的是遍地

血腥。方將軍等被囚禁在那裏，週遭是何槍實彈的敵兵。但城裏的屠殺正在開始，敵人爲報復，爲報功，大規模殘害第十軍剩下的幾千同志。敵第六十八師團團長到天主教堂的時候，方氏向他提出了兩大要求：一、應遵守國際公法，不能對已經手無寸鐵的中國士兵加以殘害。二、要第十軍的官兵死，應讓他們死在衡陽，衡陽是第十軍的葬身地。但他却拒絕了。

在天主教堂裏的被囚的生活，從八月八日到十一月十九日，屈指算來是三個月了。三個月的時間雖不算長，但在囚禁中却並不短。中間會有南京偽組織的日籍顧問吉九代表中國派遣軍的畑俊六來勸說方氏，要他出任先和軍的軍長，方氏誓死不從。中間也會有敵僞的人員來向他宣佈，搬弄「大東亞和平」及「聖戰」的一套鬼話，方氏始終不爲所動。囚禁的日子長了，敵人的警衛也漸漸鬆下來，方氏跟他的部屬商量，決定了伺隙脫逃的計劃。在方氏被俘的時期，英勇的第十軍軍官化裝逃出的大有人在，逃出的同志找到了，晚上在黑雲密佈，這是在×××××一帶領導游擊抗敵的×××縣長，嚴密佈置了保護方氏脫逃的一切。敵人可乘的虛隙，可逃的路綫，可逃的時間，都暗中排定了。十一月十八日，寒雨綿綿，衡陽已入嚴冬。十九日，天色陰霾逃走的時機到了。方氏終於化裝乘隙越過天主教堂的高牆與彭參謀相率向衡西摸索逃去，到了約定有游擊隊應援的地帶，他們才得到保護，算是離開虎穴了。足足二十天的時間，不分晝夜在湘西道上奔走，很容易在十二月七日到達芷江。就從芷江乘專機飛昆明，十一日由昆明飛抵重慶。他見了蔣委員長報告脫險的經過。

這偉大而傳奇式的英雄行動，是抗戰中國的一頁史詩。記者昨天就面對着這頁史詩的作者。看他疲憊的神色和清癯的臉頰，問起來才知道他在被囚期間會患惡性痢疾。一度病倒，加之在囚中的

生活冰暖失常，吃的是鹽水煮冬瓜，更把他健壯的身軀磨折得比過去消瘦多了。

「望方先生好好休養，祖國正萬分多難，祖國正需要你！」記者向他告別時誠懇地說。

「蔣委員長叮囑我稍事休養，我愧感得不安。關於衡陽戰事的詳細情形，將來有機會當另作報告。」方將軍一面說，一面送記者下樓。爲了留個紀念，記者請他簽字，他欣然提筆寫着：「方先覺，十二，十二日。」（敏之）

揭破衡陽敵謠

孫參謀長獨山一席談

記者在十一月十八日同十幾個同輩訪問第十軍的孫鳴玉參謀長周慶祥師長於獨山張道賓館，由孫參謀長口述他們被俘及脫險經過。談話繼續了二小時半，我被故事激動着沒有多問什麼，下邊的記載，多係孫參謀長流水似的敘述。

是八月八日的上午，湘中的天氣相當悶熱。苦戰四十七天的第十軍的高級將領，都集在衡陽的中央銀行的掩蔽部裏，他們焦急着取後已無兵可用，惟一的希望在援軍打進來，他們都聚集在中央銀行，前面的警戒是比較周密的，後面却只有一個衛兵，他們猝不及防二十幾個日本兵由後面衝進來，被俘了，軍長參謀長之外，還有四個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他們被分別盤詰，囚押在歐家町的天主堂裏，第一天，他們沒有得到滴水粒飯，而且彼此不得相見。他們的行動不能離開院子，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與外向隔絕，敵人專門造謠來欺哄他們。

在俘虜所的苦寂生活中，最可憐的是三千多負傷的弟兄，一齊被鬼子燒死。後來敵人監視稍鬆，各高級將領偶有相見機會，孫周兩氏，詳細設計逃脫的辦法。衛士外出尋覓食物時，預先買進了幾身便服，並設法將窗子的玻璃打碎，作為越牆時的梯子。周師長住天主堂的樓上，孫參謀長住在樓下，衛士時常可以給他們傳消息。一切計劃漸漸的成熟了。

十月九日的晚上，是個暴風雨之夜，西北風夾着淒冷的急雨。他們料定院外西北邊的牆下絕不會有日本兵，於是他們約定，晚間以熄燈為信號，孫囑兩衛士見樓下燈熄即在院外卸下窗子，周則下樓來。起初周還有點猶豫，孫則認定這是不可錯過的機會，當孫熄燈後，周慢慢的下樓來，兩個衛士遂即將窗子卸下，從屋裏又拿出凳子，至牆跟下，將窗子放在凳子上，恰好是一個很合用的梯子。兩人自窗內跳出時，忙裏將一隻茶几弄倒油，燈茶碗落在地上的聲音，他們嚇得伏在地上良久，幸因風雨交加，敵兵不會聽到。他們見四下並無異動，才提着心走到西北牆跟下，和衛士共四人先後越牆過去，恐失聯絡，就用一根繩子繫在一起，天黑的出手不見掌，雨下得成了一片，他們摸索前進，曾一度走進敵人的馬廐，聽到馬嘶的聲音而繞過。又有一次見到一所民房裏有燈光，隨着出來幾個魔影似的人物，用手當筒向四下瞭望。他們急忙滾進一個水溝裏，沒被發覺。他們在泥雨中輾轉一夜，想趨暨甲渡越草河，然後爬過衡零公路，但是直到天明，才走了不過五六里。

天亮了，太陽還沒有出來。他們走到一個山跟下的農家，自稱是從衡陽逃出來的商人，請他帶路到渣江方向去。那個老農不肯，後來還是「錢能通神」，老農將他們帶到另外的一個山中，那裏是日本人常到的地方。他們住在一個老百姓家裏，那老百姓很忠誠，對他們很照顧，更關照他們，說起日本人也有時來這裏「打劫」，不過隨劫隨走。有一次日本兵來了，那老百姓都帶他們躲往山上，在山林裏可以遙遠的看見抓雞牽牛的敵兵。

在這老百姓家中住了一夜兩天，又被帶到他的親戚家裏。雨還是不斷的下着，夜間衡零路上敵人車運特忙，差不多五分鐘就有汽車一輛馳過，而且常有敵兵梭巡，要想通過是比較困難的。他們計議良久，才有了辦法。四個人分別躺在路旁的水溝裏，待敵車過去一輛，便有一人滾過公路，伏

在另一旁的水溝裏。四個人完全過去以後，於是鬆一口氣，又繫繩前進。

通過衡寶公路，應當平安了，然而又來了一個更緊張的局面。離渣江不遠的地方，是晚他們宿在一個老百姓家裏，在熟睡中，有十多個暴客打門而進。舉槍持炬，嚇令孫周四人立起，舉手，不動。並聲言「你們幾天不到，你們昨天在某處住宿，前天從某地經過，言之歷歷，尤使人心悸。他們以為一切都完了！說着四人被綁起帶走。行四五里，到一所大房舍內，人出人進似一個匪窠，而不見一個日本人，且均操湖南口音，他們稍為放心。

一個自稱為「主任」的人出來審問他們，他們覺得只要有良心的中國人是不會加害的，孫參謀長咬一咬牙，說出了「我是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這一位是我們第三師周師長。」那位主任聽了，馬上陪着笑容與他們握手，自稱「我是湖南民衆自衛隊第六指揮站的主任」，給他們解了綁，予以極優渥的招待，並派兵保護孫周兩人至婁氏彭副總部，以後由地方政府護送至新化，算是到達了絕對的安全地方。

至於方軍長葛師長容師長饒師長，被俘後且沒有離開過衡陽天主堂一步，而敵人竟在南京大造謠言。（戈衍棟）

死守衡陽名將錄

此次衡陽會戰，敵驅使其第三、第十三、第二十七、第三十四、第四十、第六十八、第二百六十八師團，暨獨立第十二、第十七旅團十餘萬之衆，強渡新牆，飛越汨水，取平瀏，下長江，錐形南下，自以爲直下衡陽，打通粵漢，易似反掌；孰料兵臨衡陽城下，一鼓不能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遭遇了我第十軍堅強抵抗，迎頭痛擊，先後於郊區殲敵二萬餘人。敵寇使盡一切手段，以圖一逞，均被我忠勇將士堅強堵擊，使敵屢攻屢挫，敵乃一再增援大量新銳部隊，繼續進行窮兇之攻勢，衡城遂於血戰四十七天之後陷敵。十月七日晚，守衛衡城之指揮官方先覺軍長，率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天才，容有略，饒少偉，發出最後一電，報告統帥，誓以一死報黨國，並期來生再見，其壯烈偉大，可以驚天地而泣鬼神。衡陽陷敵後，各將領均不知下落，殊爲國人所懷念，後來方軍長，孫參謀長，周師長，容師長先後脫險抵渝，而葛饒二師長亦相繼脫險，現在對各主將略作介紹，惟孫參謀長饒師長歷史因手頭缺乏資料，未能引述，深爲憾也。

軍長方先覺

是這次死守孤城，保衛衡陽的最高指揮官，他是江蘇蕭縣人，今年四十歲，黃埔軍校第三期，高教班第四期，中訓團第二十四期畢業。一雙秀麗的鳳目，一表堂堂的相貌，配以魁梧的身材，壯健的體格，典型江淮人的慷慨，性情豪爽。橫戈馬上，殺敵陣前，戰前古北口抗敵，長征直上，抗

戰後北上台兒莊參戰魯南，東征南潯綫，負傷九江，因功由第三師十六團團長升第八旅副旅長，旋調預十師副師長。二十八年攻略南昌，出襲青陽，戰績輝煌，因功升師長。二次長沙會戰阻敵福臨舖，長沙三次會戰，固守妙高峯，達成固守長沙最光榮最艱鉅任務，一戰成名，使危機轉安，因特功繼李玉堂將軍，擢第十軍軍長。三十三年冬赴援常德，於強行晝夜之後，猶能摧枯拉朽，使敵寇望風遠遁。此次奉命死守衡陽，早下與城共存共亡決心。方軍長平日治軍，主張練身，練心，練氣，練技術。夫人周蘊翠，生有六子一女，伉儷和諧，十年如一日。

師長 周慶祥

字雲亭，山東夏津人，今年是四十一歲。身體並不高大，與朋友交非常有禮，雖然是齊魯男兒，却北人南相，爾雅能文。黃埔軍校四期畢業後，即分發新編第三師充少尉連附，中尉指導員，十七年升充第三師上尉連長，十六年中始終未離開第三師，廿一年任營長，剿匪江西，二十四年南昌之役，以一營之寡，擊潰匪軍一師之衆，因功升團長。「八一三」淞滬抗戰，在蘊藻濱與敵苦鬥七晝夜。二十七年徐州會戰，在蕭縣掩護大軍撤退，膺懋賞擢第八旅副師長。第一次長沙會戰，攻克修水，因功升旅長。二十八年升副師長，兼長政治部主任，旋升師長。二次長沙會戰，予敵第四師團以甚大消耗。三次長沙會戰，固守核心陣地，使敵不敢越雷池一步。三十二年應援常德作戰，鑽進敵後九十里，二舉克復德山，攻佔南地，倭寇特頒「忠義表天地」褒語，以彰忠義。此次衡陽會戰，堅守衡陽，攻克五桂嶺，在前方榮獲青天白日獎章。

師長葛先才

字藝圃，湖北漢川人，今年三十八歲，在衡陽四守將中最小的一個，但身材的壯闊，氣量的宏大，却首屈一指。黃埔軍校四期畢業，三十一年去夏受訓中訓團二十六期。他是方軍長的老部下，與方軍長久共患難，出生入死，已經有十年以上的歷史。第三次長沙會戰時，葛師長以三十團團長統率全團官兵，據守第二總陣地，苦鬥五日，與敵十一次爭奪城南修械所高地，最後一次，竟親率士兵兩排，白刃衝殺，反復爭奪，末了連動務兵伙夫都持槍加入作戰，最後雖戰剩八人，然修械所小山東據點，仍屹立未動。葛團長因功連升兩級，由少將團長而升副師長。三十三年冬常德應援，孫師長明璋奮勇戰死，葛亦在趙家橋陣地同時負傷，傷愈升師長。衡陽保衛戰揭開後，張家山之役，親率一連士兵，奪回陣地，首受青天白日獎章，「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葛師長迄未成家，其國爾忘家精神，一似精忠岳武穆。

師長容有略

字天頌，廣東中山人，是第十軍高級將領中，唯一的一個南國兒女。今年已四十歲，但從外表看上去，最多也祇能猜他是不過三十的人。說話夾着很多的廣東土音。黃埔軍校第一期，陸軍大學第四期畢業，歷任連營團長。三二二八口滬戰時，任十九路軍參謀處長，輔弼陳銘樞將軍，計劃抗日作戰。三十年、三十一年第二三次長沙會戰，任第×戰區少將階級參謀長，奉派督戰前方，方軍長升任時，被任軍部參謀長，常德會戰所以能克敵致勝，容氏運籌決策之功不少。三十二年冬調升

第一九零師師長。此次衡陽保衛戰，六月二十四日正式展開後，首先與五十四師師長饒少偉，打擊消耗敵寇於江東岸，五馬歸槽之戰，容師五七〇團團長何光輝，奮勇迎戰，激戰兩日兩夜，敵死傷纍纍。容夫人徐佩瓊女士，與容師長係中表姊妹聯姻，容夫人酷嗜音樂，對容師長常曰愧不是裴多芬。

向方軍長歡呼

英勇的第十軍苦戰衡陽四十七日，完成偉大任務，創造光榮戰績，不特爲國人一致景仰，亦爲盟邦人士所欽佩。自六月二十三日衡陽保衛戰開始，以迄八月八日，城池淪陷止，戰局不斷演變，國人對第十軍的關切與感激的情緒，我們可以從大公報的社論裏充分反映出來。下面是大公報的三篇社論，第一篇發表於八月四日，題爲「感激衡陽守軍」，第二篇發表於八月十二日，題爲「衡陽的戰績永在」，最後的一篇發表於十二月十三日，題爲「向方軍長歡呼」，這時方先覺將軍已脫險安抵陪都。

(一)

衡陽的保衛戰，自六月二十六日開始，迄今已一個月零九天，在這一個多月中，敵人圍城環攻，飛機大砲帶毒氣，志在必得，我軍鏖城死拚，前仆後繼，夜以繼日，堅守不放，於是展開了一幕異常壯烈的攻守戰。現在戰事在繼續進行，我守城將士正不顧犧牲，拚死奮勇以撐持此危城；外線各路援軍正紛紛攻擊推進，以期與衡陽守軍會師；敵人也在繼續增兵，以與我衡陽內外軍隊纏鬥，這情況，不問敵人如何，我衡陽守軍必繼續死拚，不使敵軍獲逞，切望我外線各路援軍加緊進攻，加緊前進，早達內外會師的目的，使我衡陽守軍得早日完成其光榮的任務。

衡陽保衛戰，打了一個多月，真不容易，最高統帥會特電守城官兵嘉勉，重慶二十餘萬市民簽

名致敬，全國同胞都在緊張心情關切衡陽守軍的辛勞；就是敵人，他們也對我衡陽守軍不得不刮目相見了。據上月二十七日東京廣播，敵報每日新聞記載衡陽戰事，對我守軍一則曰：「從未有若斯頑強之抵抗，」再則曰：「在水洩不通之包圍鉄圍內，形同死鼠嚙貓，而從事必死抵抗；」三則曰：「竟不惜犧牲，轉爲積極的所謂浴血戰；」最後且說：「觀乎重慶當局之動向，亦知其轉爲積極作戰矣。」從這些詞句中，可見敵人已甚感衡陽攻守戰的重量，即對我軍不再作輕蔑的侮謔了，也可以說，在紮硬塞打死仗的場合中，敵人已對我衡陽守軍起了敬意。少說話，多打仗，是我們抗敵制勝之道；本報今天著文稱頌衡陽守軍的戰功，我們絕無絲毫驕蹇誇誕之意，所以欲抑又興而必不容已於情者，只是瀟灑的感激之情！

我們真感激衡陽守軍！對敵作戰，應作取劣場合的打算，作最善努力的奮鬥。六月十八日長沙失守之後，戰事立即壓向衡陽，當時衡陽準備阻敵，桂林進行疏散；桂林大舉疏散，是最劣場合的打算，而衡陽的保衛戰却真是最善努力的戰鬥。試想，假使最劣場合的打算，衡陽竟不守，敵轉竟到了桂林，那時士氣人心將是什麼樣子？敵人的野心是無與倫比的。敵人循此而發展其無畏的野心，不用說我們的危機加深，而益增不安；而在此時，歐洲戰場盟軍東西並進，太平洋上美軍全佔塞班，造成偉大勝利，獨獨我們節節挫敗，相形之下，我們實在太沒面子！感激衡陽守軍，他們以必死決心，作浴血戰鬥，抗住了敵人的兇鋒，昂揚了國軍的士氣，安定了全國的人心，更堅定了上下一致的信念。這貢獻已竟大極了，而在這時，塞班大捷，敵閣倒臺，關島登陸，德國內變，我們以衡陽的苦戰相配合，置之勝利紛紛的戰局中，我們實在無愧色，這又是衡陽守軍穩固了國家的地位。我們真感激衡陽守軍，當兵打仗，守城不放，本都是職分的當然，衡陽守軍實在蓋其職分的當

然，盡職打仗，只要這口氣在，就打就拚，死而無憾。我們對於衡陽守軍除了欽敬其忠勇盡職外，實在感激其對國家貢獻之豐。尤其感激其幾乎在不可能的情況下却成就了至極可貴的戰功，這一點，實在令人感激泣下！說來慚愧，我們的軍隊並設有良好裝備、訓練差，給養不足，前後方的聯繫也不够密切，以此從事現代戰爭，實在艱難，以此抵抗日寇暴敵，尤感支絀。但是抗戰七年，大小千百戰，勝負進退，至於今日，全靠統帥英明，將士用命，在堅強敵艦的愛國愛族的意識之下，以血肉與精神來彌補我們裝備訓練以及給養的不足。這話說起來似甚易輕，而實行起來實是萬苦千辛，難於想像，我們的七年抗戰史就是用血用淚萬苦千辛寫成的，這血淚苦辛的抗戰史，尤其以衡陽保衛戰這一頁為最。試想，衡陽保衛戰是怎樣打到今天的？一支孤軍守着一座危城，四面被圍，援軍迢遙，火力有限，給養有限，甚至陣亡的無法掩埋，負傷的缺乏醫藥，而敵人再三增援，砲擊火焚，飛機轟炸，更加毒氣迫害，而守衛衡陽的這支孤軍真是孤軍奮鬥，時刻打仗，晝夜打仗，每天除了盼望天空投下一些給養及安慰及默默計算計算外線援軍的行程外，就一切盡其在我，前仆後繼，拚命苦戰，全軍人人，只知打仗，而置生死於度外，這樣的仗，幾乎是不可能，而衡陽守軍就這樣打了一個多月，打擊了敵人的兇鋒，挫折了敵人的野心，打定了大家的信念，打安了全國人心，更打高了國家的地位，而且現在還在繼續苦打死拚。請問誰能良心，怎麼叫人不能感激？

我們感謝衡陽守軍，是出於內心底，毫不勉強。我們說感激衡陽守軍，實在毫無驕傲之氣，毋甯更切慙愧之情。衡陽守軍這樣的打，是他們盡了職分的當然，同時我們也要問問自己的心，是誰陷衡陽守軍於如此的苦戰？還不是因為我們平時太不努力，以致科學不修，國家孱弱？還不是因為我們戰時也太不努力，以致前後脫節，軍民疏隔，後方懵然享受，而更增前方的流血？看衡陽將士

的英勇苦戰，我們真是又感激，又悲愧！

男兒死國事，馬革裹屍還，中國向有些剛健的武德，斯巴達人也有「祈戰死」的精神；但是，我們對於保衛衡陽的將士却惟有感激，而絕不忍也絕不須再作此慷慨鼓勵，衡陽將士死亡累累，這些倒下了的英雄，揮灑了的碧血，都是我中華民族最寶貴的結晶！他們真對得起祖先，對得起統帥，對得起同胞，更對得起一同執干戈衛社稷的千百萬同胞！對於正在堅抗暴敵的衡陽將士，我們除了滿懷感激之情以外，雖然遙隔千里，實在呼吸相連，祝他們健鬥，更祝他們平安！衡陽將士早置生死於度外，但他們需要安慰；他們需要香煙美酒以解疲乏，他們需要醫藥以裹創再戰，他們尤其需要知道同胞努力，國事進步，我們後方人，應該捐輸物資以安慰衡陽將士，尤其應該努力奉公，效忠國家，以安慰衡陽將士！我們切盼赴援衡陽的外線各軍加緊攻進，早到衡陽，更虔祝全國同胞均爲衡陽守軍的忠勇精神所感動，各各善做戰時的國民，各各善做戰時國民所應做的事，那纔對得起衡陽將士，而使衡陽之戰更有積極的意義！（三十三年八月四日）

(一)

衡陽陷落了！在關島敵軍業已完全消滅而四——轟炸了長崎及蘇門答臘的今日，我們談衡陽陷落，真是悲喜交集，甘辛莫辨。自六月二十三日衡陽外圍保衛戰開始，到八月八日晨衡陽陷落，我忠勇守軍血戰四十七天。在飛機大炮及毒氣重壓環攻之下，孤軍危城，拚命奮戰，先後殲滅敵人約達二萬人，到最後陣地成焦土，全軍戰士犧牲殆盡，敵軍始克入城，我守軍指揮官方軍長等或殉城或被俘，現在通訊聯絡斷絕，尙真相不明。就是這樣，縱使衡陽終於陷落，我衡陽守軍也已盡了

最善努力的奮鬥，而且他們的戰績也永遠存在。

衡陽的保衛戰是暫時失敗了，萬千戰士是前仆後繼的倒下了，但是他們的戰績依然是豐功偉烈。試想，在衡陽保衛戰的四十七天的時間上，我衡陽守軍抗住了破竹南下而一意要打通粵漢線的敵軍，索取了敵人的重大代價，打安了全國的人心，打高了國軍的士氣，更打穩了國家的地位，這豈不是衡陽守軍的豐功？衡陽守軍的孤軍撐危城，苦戰四十七天，冒炎暑，拚性命，即賦現在所知的情況而言，他們是戰到傷亡殆盡，是拚到最後，成功成仁，兼而有之。這守軍的最後一雷：「此電恐為最後一雷，來生再見！」誰不熱淚奪眶而出？這是他們的偉烈！尤其在衡陽苦打苦守的四十七天的時期中，盟軍在歐洲的東西兩戰場都有重大的進展，在亞洲的海陸兩方面都有重大的勝利，在這勝利紛紛之中，我們衡陽守軍打盡力負萬鈞的硬仗，我緬北滇西的將士也在奪名城，克堅壘，我中華健兒也可以對盟軍無多愧色了！而且，就在我衡陽的保衛戰中，敵人最堅強的東條內閣崩潰了，德國也起了內變，希特勒之險些喪命，是美英蘇大軍打出來的，而東條內閣之倒，我衡陽守軍的苦打硬拚，實有其功。這些功勳都大極了，所以我們從國民的良心上說，衡陽守軍成了仁也成了功，縱然失敗也是成功。我們再說一句國民的良心話，衡陽之能不陷於陷落，只有我們對不起衡陽守軍，而衡陽守軍絕無對不起國家！

衡陽的戰績是永在的！衡陽的保衛戰實是國家的一筆大資本！現在痛定思痛，衡陽守軍實已死而無憾；而我們所不容不認為遺憾的，衡陽守軍苦戰了四十七天，外線各路援軍都在努力攻進，而竟未能於第四十六天趕到；政府也未可運用這筆資本而更擴大其影響。雖然如此，衡陽戰績依然存在；我們還可以發揮與運用。一個最彰明較著的影響，就是以衡陽無險可恃的危城能够堅守苦打到

四十七天之久，則何處不能守？又何處不能打？這一點，實在打強了人們的信心，打高了國軍的士氣。衡陽守軍有些戰績，目前就立即爲各線援軍所接受，他們一定能繼續衡陽守軍的戰績，努力反攻，使敵人不能在衡陽站穩腳，以至克復此名城。假使敵人還有踏着衡陽這塊跳板而繼續冒險的野心，則無論他向那裏進攻，我們的軍隊一定都要拚命苦戰，而使敵軍不得倖逞。因爲衡陽的戰績在先，國軍將士誰不充滿自信而敢戰敢拚！就憑這一點敢拚敢戰的自信，就是一道堅固的長城，使敵寇不得突越而過。其次，因爲有衡陽的戰績，衡陽雖暫告失陷，而一般人心，只有更增敵愾，而無動搖；國際觀感也依然對衡陽守軍表敬佩。這仍然是一筆大資本，還可能更純以政及外交上接納衡陽的戰績。

日寇對華作戰逾七年，發動太平洋大戰也逾兩年半，大小千百戰，爭城奪地，不可勝數，早可誇耀其戰功。而這次衡陽之戰，日寇動員大軍，水陸空並用，而久攻不下，到本月四日作最後總攻之時，據謂已奉到昭和的詔書，全軍兵員向東遙拜，高呼所謂「大元帥陛下萬歲」之後，纔動員總攻，日寇欲拔一城，須如此努力，如此使勁，可見其力已弱，相對的也可見我衡陽守軍之強。衡陽既陷之後，東京聞訊，喜極欲狂，大小傀儡，交電頌賀，又可見其獲勝之匪易。但是，度日寇的心情，實只是略感無聊之情，果何喜之有？就在它伴陷衡陽的前後，它在陸上失掉緬北名城密芝那，在海上結果了咽喉要塞之關島，在天空它的本土又接受了無數的炸彈。日寇這些大損失，比起衡陽一地之小勝，又有什麼可以誇耀？日寇總失敗的命運業已註定，尤非衡陽一地的進退所可換回，日寇的心中是雪亮的。

衡陽守軍的戰績永在！我們絕不因衡陽之暫陷而氣餒，且毋窮更因衡陽守軍的英勇戰績而更奮

與。我全軍全民在最高統帥的號召之下努力奮鬥吧！日寇末日已近，只要我們敢拼敢戰，衡陽守軍的戰績將是我們到達最後勝利的一塊堅固基石！（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三）

苦戰衡陽四十七天的英雄方先覺軍長回來了！

我們聽到這消息，真是欣喜欲狂，又而落下了感激之淚，我們情不自禁的要向方軍長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

衡陽是八月八日陷落了，距現在已有四個月零六天。到現在，我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當衡陽陷落的消息發表之時，全國軍民同胞是怎樣的悲痛，怎樣的難過。當衡陽苦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進行的時候，後方同胞無不在虔誠的爲衡陽守軍祝禱，更無不在爲衡陽守軍提心吊胆而關切着他們的戰鬥消息。人們時刻在感奮衡陽守軍的慘烈犧牲，人們更時刻在焦急外綫援軍的屢攻不達。就這稿，報上登出了方軍長等「來生再見」的電報，讀報的人都落淚了；等到「守軍已犧牲殆盡，方軍長情況不明，衡陽陷落」的消息發表，多少人都痛哭失聲。在大家極端悲痛之中，人們的心上却抹着一層暗影，因爲敵人在四面八方的宣傳，說「方軍長投降了」。這樣英勇苦戰的將軍會投降敵人嗎？是不是力盡援絕而猝然被俘了呢？甚至業已成了仁呢？人人腦中都在盤旋着這一串疑問，但是衡陽既已淪陷音訊杳然，任何人都不能獲得確切答復。其後，志航大隊的陳祥榮分隊長脫險來到後方，大家纔知道衡陽戰鬥的艱苦卓絕及將陷敵前的一瞬情形。再後，孫鳴玉參謀長周慶祥師長逃出來，有些人纔知道衡陽的最後一幕是刀竭被俘。現在，方軍長也安脫敵囚回到重慶了，這天大的

喜事，誰不喜歡？方軍長打了抗戰以來最艱苦的硬仗，他最後也沒失掉中華軍人的節操，所以我們特別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回來了！」

衡陽雖終於陷落，我們却以為衡陽的戰績是永遠存在的，衡陽陷落之後，本報九月十四日的社評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們以為衡陽之戰貢獻至大，不僅向敵人索取了代價，也給中國軍人做了榜樣。衡陽戰後，敵人整理準備將近一月，現又發動攻勢，戰鬥正在湘桂邊境進行。拿衡陽做榜樣，每一個大城都打四十七天，一個個的硬打，一處處的死拚，請問日寇的命運還有幾個四十七天？而中國人民必得人人盡責，以不愧為戰時的國民；而中國軍人也必得人人奮鬥，以不愧為戰時的軍人，拿衡陽做榜樣，湘桂線上的敵人，它若再冒險前進，應該處處是衡陽，苦打硬拚，處處同它打四十七天。不如此，我們就真對不起衡陽守軍了！」我們說了這一段話以後，誰知幾個月來一連串都是對不起衡陽守軍對不起方軍長的事。衡陽失守後將近一個月，敵人繼續發動攻勢，大都都以爲全州是第二個衡陽，而敵人一腿就跨過了大溶江。全州不戰而棄。桂林名城天險，調重兵，聚糧械，連佈置防務的負責人都說「桂林能打三個月」，結果呵！三十六時而陷！柳州也同日完了！這一路的守軍真太差勁了！桂柳一帶的將軍們！請你們照照方軍長的鏡子。你們，有什麼顏色？方軍長呵！誰知道，有糟糕的事可在後頭！柳州棄守之後，敵人馬不停蹄跟踪入侵，陷宜山，越懷遠，破金江，踏河池，躡南丹，竄六寨，破下司上司，突雋石，過甲撈河，闖過了獨山，進軍千里，直如無人之境。在這極短期間，由柳州到獨山這一條直角的曲線上，多少人民破家蕩產，流離逃亡，更有多少物資損失，生命死亡？國家養兵，誰叫他們這樣無用？統帥教將，誰教他們這樣不肖？方軍長呵！就在你回到重慶的時候，前方的軍事好轉了，國家大局也探了一次險，方軍長你回來了。

。我們向你歡呼！「我們的英雄回來了！我們的抗戰精神也回來了！」我們向方軍長歡呼，歡迎我們的英雄苦戰歸來，同時也呼給那羣輕乘國土見敵即逃的不肖軍人聽！國家軍隊都像第十軍，敵人怎得徵倖？軍官都像方軍長，非但敵人不得進，我們更能守能攻了！

語云：「知恥近乎勇，一軍人最應知恥。頂天立地的漢子一定要臉，方軍長及第十軍的將士們就是知恥有勇的標準軍人。我們歡迎方軍長苦戰歸來，更歡迎我們的抗戰精神歸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所	武	編	元
--	---	---	---	---

本社供應新書

處世教育

一百五十元

抗戰鼓吹

一百元

寄給思戀的人

四十元

實用圖案美術字

八十元